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三十五回 譚紹聞贏鈔誇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

卻說譚紹聞日出時自張宅回家，腰纏百金，也覺帶他不動，曳著腰往前急走。只因心頭歡喜，也就忘了街上耳目。從衙門口到後門時，門方閃開，一徑到了樓下。家中因一夜不見了紹聞，都是渾衣睡的，此時正打算差人找尋，恰好紹聞到了樓下，合家驚喜。王氏問道：「你住那的去了。」紹聞也不答應，撩起大衣，解開戰袋，丟在地下。說道：「梅姐，你倒將出來。」冰梅提起戰袋往下一抖，撲的溜出十封銀子，也散了兩三封，銀鏤兒滾了一大片子。王氏道：「你就揭了這些？」紹聞道：「咦，我揭不成，這些是我贏的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哄我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豈能在娘跟前說瞎說，實是贏張繩祖的。他那一次沒有在咱家小車子推錢？這番我報了仇，贏他一百三十兩。與了夏家二十兩，眾人破費了十來兩，這是整整的一百。」王氏道：「咱家可也有這一遭兒。那日他那黑胖漢子搬錢時，恁樣強梁，贏不死那天殺哩！」惟有孔慧娘一聲兒也不言語。王氏道：「趙大兒拿洗臉水來。你看你那臉上都是油氣，指頭兒都是黑的。」冰梅道：「奶奶忘了大兒走了？」王氏道：「我一發糊塗到這個地位。你就去取水罷。走了大兒畢竟不甚便宜些。晚上叫樊家女兒做伴兒，人又蠢笨，半夜中喉嚨中如雷一般，怪聒的人慌。」冰梅取上水來，紹聞洗了臉，王氏叫先做些掛麵湯兒吃。紹聞吃了半碗，嫌不中吃，放下了。

只聽德喜兒到樓門說道：「當店宋爺要上京，眾人約定今午錢行。昨日約了兩次，不曾在家，如今南號裡又來約。該去的時候，分賞五錢，也是南號裡收管。」王氏道：「上年搗頭面時，也承他許多人情，該去走走，五錢分賞也有限。」紹聞就於散銀中捏了一個小鏤兒，取戲子稱。王氏道：「一百兩整數休要破了，你就一封一封帶去，先完了他這宗賬，也不枉你贏了這一場子。我另與你五錢銀子做分賞。」紹聞喜不自勝，另封五錢分金，就叫德喜兒拿了一個大拜匣，將一百銀子封包，自己換了新衣。王氏道：「你一夜未必睡，早些回來歇歇兒。」紹聞道：「娘說得是。」遂攜著德喜兒，夾著大拜匣，包上一個舊坐褥，一直上當店來。

當店戲已開本，眾客下位相迎。紹聞秘地將分金交明，便道：「宋爺，有小事相商。」宋紹祈看拜匣張著口兒，露出銀封，遂引至密室。紹聞叫德喜兒展開拜匣，當店小伙計架起天平，宋紹祈取出信票，拿過盤子，算連本帶息該九十八兩三錢。

紹聞將銀子傾入盤內，兌上法碼，只九十五兩有零。這原是假李逵包封時節，暗除了幾兩。紹聞只疑天平法碼不合張宅戲子。宋紹祈說：「當日在京首飾樓下兌換，原是借的珠子鋪的足紋，這成色遞不上，還少三兩一錢。本不該爭執皮薄，只是非關小弟私囊。一時再講全要，我也不肯叫譚爺回去再取。」又叫小伙計取過算盤，對小伙計說：「你上一筆賬。譚爺名下除收九十五兩二錢外，連色並尾欠，還欠五兩三錢二分。你一發上成整數，算作借銀五兩罷。」紹聞道：「承情。」宋紹祈一把拉住，又到前廳看戲。眾人立身候坐。

紹聞坐不多時，只是打呵欠。頃刻排桌列座，序了次序，戲子又開整本。紹聞身子乏困，品味未完，得個空兒走了。

回家進的東樓，撲的倒在牀上，呼呼的夢入南柯。這一覺好睡也。

直睡到飛鳥西墜家家上燈時節，方才有個醒意。夢囈中還叫了一聲：「死么，看你怎麼滾！」方才大醒了。睜眼看時，在自己臥房牀前，擺了一張炕桌，四面放著小低椅子四把。桌上八個圍碟，中間高燒著一支大銷金燭。」後一個銅火盆，紅炭騰騰，一把茶壺兒蚪聲直鳴，一提壺酒也熱了。冰梅抱著興官兒坐著。孔慧娘兒醒了，起來一面說，一面斟了一杯茶：「你渴了，吃杯茶兒。」紹聞起身坐在牀上，接了茶呷了一口。指著碟酌說道：「這是做啥哩？」冰梅笑道：

「你贏了錢，俺兩個請你的，休嫌席薄。」紹聞道：「當真你兩個擺什麼碟兒。」孔慧娘亦微笑道：「真正是請你的。」紹聞出的樓門，在院裡略站片時回來。冰梅就把睡著的興官兒放在牀上，枕的是慧娘新做的黃老虎頂面小枕頭，蓋了慧娘一領綠襖襟兒，半遮半露，呼呼的睡。紹聞只得坐了正座。

冰梅斟了一杯熱酒遞與慧娘，慧娘接杯在手，放在紹聞面前。

又放了一雙箸兒。冰梅又斟一杯酒，放在慧娘面前，自斟一杯放在自己面前。慧娘手拿兩雙箸，一雙放在自己面前，又遞與冰梅一雙兒。紹聞笑著舉手道：「我與你兩個看個回奉杯兒。」慧娘笑了笑，推回手去。冰梅笑道：「我年輕，擔不起。」把紹聞喜得直是心醉。

卻說人在那遊蕩場上，心是個恍惚的，在這倫理場中，心是個清白的。此夕紹聞妻妾牀前小酌，雖是小兒女閨閣私情，卻正是倫常上琴瑟好合的正話。紹聞心中觸動至情，看那慧娘，長條身材，瓜子面皮，真是秋水為神玉為骨。看那冰梅時，身材豐滿，面如滿月一般，端的美蓉如面柳如眉。紹聞難道平日不曾看見麼？只因今晚妻妾歡聚，倍覺融洽，所以紹聞留心比較並觀。況且三口合來，剛剛滿六十個年頭，兼且一個德性嫻靜，一個德性平和，真正嬌豔尚為世所易有，賢淑則為世所難逢。心中自言道：「我鎮日守此國色天香，夫唱婦隨，妻妾容順，便是極樂國了。卻被這一起光棍，引入煙花之中，那些物件喬妝扮，真是糞土一般，實實叫我後悔。」忍不住口中「呸！」了一聲。冰梅道：「大叔呸什麼？」紹聞笑了。略遲了一會道：「我竟是說不上來。」也就不說。

酒過三巡，孔慧娘不能吃酒，臉色已發暈，冰梅還掙扎吃第四盅。這三人說些閒話。只見興官兒動了動兒，把綠襖襟掀開，露出銀盤一個臉，綁著雙角，胳膊、腿膀如藕瓜子一般，且胖得一節一節的。紹聞忍不住便去摸弄。冰梅笑道：「休動他，他不是好惹的。」那興官兒早已醒了，哭將起來。慧娘抱起，打發的尿了一小泡兒，還不肯住哭。慧娘雙手遞與冰梅，摟到懷裡，以乳塞口，無處可哭。吃了一會飽了，丟了乳穗；扭身過來，看桌上果盤，便用小指頭指著，說出兩個字兒的話頭：

「吃果。」慧娘接將過來，剝了幾個松子、龍眼、瓜子兒。吃不盡的都扣在手中，紹聞道：「就不與娘吃個兒。」興官便拿一個瓜子兒，塞在慧娘口裡。冰梅道：「爹就不吃個兒。」興官下的懷來，便把一個松子塞向紹聞口中。紹聞張開口，連小指頭兒噙住，興官慌了，說：「奶奶打。」慧娘道：「今晚奶奶與你一塊雞肝兒，叫你唱喏，你硬著小腰兒，白要兒，如今卻叫奶奶哩。」冰梅道：「這兩日趙大兒閨女走了，興官兒只是尋。他兩個玩慣了，摘離不開。那閨女還到後門上尋興官兒，大兒抱回去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大兒就該放過來，叫他兩個耍。」慧娘道：「人有臉，樹有皮，趕出的人，再進來臉上也支不住。」

只是我到咱家日子淺，趙大兒兩口子作弊不作弊。」紹聞道：「那作弊二字他兩口子倒萬不相干。只是王中說話撞頭撞腦的，惹人臉上受不的。」慧娘笑道：「手下的人，怎的得恁樣十全。」

大約甜言蜜語之人，必然會弄說道。那不作弊的，他心中無私，便嘴頭子直些，卻不知那也是全使不的哩。」紹聞道：

「只因說話太剛，惹人連他的好處也要忘了，所以昨日我打發他。不過咱爹承許他的菜園，他的市房，不味他的便罷。」慧娘道：「他領了去不曾？」冰梅道：「我聽說王中這幾日並不曾出門。」慧娘道：「怎的咱爹在日就許下他這些東西。」紹聞道：「是咱爹辭世之日同我許他的。」慧娘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這事還得一個商量。只是我是女人家，不曉的什麼，又年輕孩氣。冰姐，你把熱酒再斟一杯與他爹吃，我也再吃半盅兒，夜深冷了。既是咱爹臨終許他，想是咱爹重用的人，如今咱爹現今沒有埋哩，趕出去心裡也過不去。況且你也知道不作弊，咱大家商量，明日還叫他兩口子進來罷。冰姐，你說使的使不的？」紹聞道：「既是你說，大家願意，明日就叫他還進來。」慧娘道：「到底你要體貼咱爹的意思。我想咱爹在日，必是愛見他哩。只是還沒見他奶奶的話兒。興官呢。」冰梅道：「娘叫你哩。」興官在紹聞懷中，睜著小明眼兒看慧娘。慧娘道：「你明日與奶奶唱個喏兒，替王中講個情，叫趙大兒把他家小妮兒還引進來，與你玩耍。你先與你爹唱個喏兒，我明日與你做新鞋。」那興官果然不照東，不照西，作了一個小揖兒，把紹聞喜歡的成了一個樂不可支。

慧娘抱過懷中，片時又呼呼的睡著。慧娘慢慢放在牀上，臉偎臉兒拍的睡了。紹聞道：「你今日見孩子這樣親，到明日你恭了喜，更該怎的。」慧娘把臉紅了，說道：「你不吃酒罷，還有面哩。」正是：慈愛因是天性，嬌羞也是人情。冰梅道：「我去廚房把面下來罷？」慧娘對紹聞道：「你在這裡看興官，我與冰梅姐去廚房收拾面來。天已四鼓，只怕饑了。你休要擺佈醒了他。」去不移時，面已到了，細如發，長如線，雞霍為羹，美而且熱。紹聞吃了一湯碗，說道：「這豈不強如掛面萬倍。」又重了一碗兒。慧娘與冰梅各吃了一湯碗。紹聞又吃了三四杯酒，酒催睡魔，呵欠上來，說道：「我先與興官兒睡罷。」脫衣解帶，抱住興官，父子俱入夢境。冰梅道：「孀子與大叔說話時，我聽著極好，只是我說不圓范。咱也睡罷，夜深了。」原來冰梅一向在堂樓安歇，後來紹聞屢次夜出，冰梅也移至東樓一處作伴，所以此後俱在東樓南間歇了。理合注明一筆。慧娘道：「且休要睡哩，這些碟酌傢伙，明早叫手下人看見，不成體統。咱兩個爽快收拾妥當，洗刷乾淨，照樣安頓他的舊處。省的他們見了，說是咱們背著奶奶吃東西吃酒，這就著實不成道理。總是這些孀婦婆娘識見少，口舌多，異日轉了主兒，還能將無作有，對新主說舊主的事情。何況與他個見證，異日便要說咱夜與他爹吃酒，半夜裡做飯吃，咱家還不知道，外邊已謠的一片風聲千真萬真了。」

冰梅本來就是貼心貼膽於慧娘，又領了這一片吩咐，愈覺心服，果然依命而行，收拾的一了百當。

收拾完時，雞已初唱。慧娘又把今日這番情節，全為收轉王中；怎的這事上，可以全公爹當日付托王中之苦心；怎的可以得王中扶曳少主之實力，委委曲曲一一與冰梅詳說。又說了許多持家要節儉，御下要忠厚的話，無非在家之日，耳朵聽的，眼中見的。那冰梅聽了，把瞌睡都忘在海外，慧娘也樂於娓娓不倦。及至興官醒時哭了，紹聞聽南間尚呢喃細語，呼來時，堂樓門已開了。

後來紹聞得力於冰梅，其實乃是得力於慧娘。此是後話，不得不預提在先。端的孔耘軒好家教也。

真個是：

聯姻何必定豪門，若到悔時只氣吞。

饑小懶身逞嬌貴，舅姑破雙淚痕。

試看此日真閨秀，苦心和衷善溫存。

欲知阿翁好眼力，——

不記當年訪孔耘軒之時乎？

——機子一張線幾根。

要之，王中若知自己一腔忠心，能感少主母——一年才二十一——這一番調停斡旋，婉言勸夫收留之意，也就肝腦塗地，方可以言報稱。

有詩為贊：

哲哲小星傍月宮，蘭馨蕙馥送仙風；

分明一曲霓裳奏，惟有《葛覃》雅許同。

又有詩道小戶女兒牝雞司晨之害：

聯姻莫使議村姑，四畏堂高挾丈夫。

海岳欣題獅子贊，也曾寫出吼聲無？

又有詩道冰梅婉轉從順之美，可稱賢媛：

竹影斜侵月照櫺，喃喃細語入傾聽。

召南風化依然在，深閨繡幃一小星。